

第一章 北斗七星續命陣

幽暗的地宮中畫著瑰麗又詭譎的壁畫，四方角柱上雕刻著四爪盤龍，正中央擺著一口九尺石棺。

「不愧是前朝第一殺將，這裕王墓中的機關簡直堪比皇陵了吧。」

一位身穿寶藍色束腰襦衫的少女手捧燭臺，站在那棺槨旁，墓穴中無風，火苗卻極不穩定地跳躍著，映襯得她臉龐慘白，乍一看有些滲人，但細細看來，依稀可辨那姣好的容顏。

「妳怕了？」站在她身旁的男子頹然直立，修長的眉峰微挑。

「沒……」商慈反射性地搖頭。

這是她第一次盜墓，怎麼肯在師兄面前露怯，臉上故作輕鬆，但心裏始終繃著一根弦。她隱隱有種預感，此次盜墓之行不會這麼順利。

商慈有些疑惑地來回撫摸著棺蓋，問道：「羅盤指著的方位就是這了，難不成穴口在棺槨裏面？」

巽方抿著唇沒有回答，若有所思地圍著棺槨轉了一圈，接著又蹲在地上，伸手敲了敲石磚，半晌後站起身，走到棺頭，雙手扶住棺槨邊緣，雙臂發力，幾百斤重的石棺就這麼被他徒手推開了。

隨著正棺的移位，棺底掩藏的東西暴露在兩人面前。

商慈的眼眸霎時發亮，心底那絲不詳的預感，在看到棺底那口純金打造、在黑暗中閃爍著光芒的金井時，瞬間消散了。

這便是處於陰陽樞紐上的「穴口」，需投入大量的寶器金銀才能鎮住整個陵墓風水局。

穴口裏的寶貝往往是整個墓穴裏最值錢的，看到這口金井，商慈彷彿看到了一堆金銀財寶在衝她招手。

兩人眼中雖難掩興奮，但為了謹慎起見，誰也沒有貿然下井。

巽方從袖中掏出一只刻滿卜辭的黃褐色龜甲，正欲算上一卦，卜問一下凶吉時，只見龜甲邊緣竟憑空出現了一道細小的裂紋，他眸色一沉，抬頭去看墓頂，只見石板接縫處有零星土灰掉落，他的耳朵動了動，如墨的瞳孔倏地放大。

「不好，墓穴在震動，快跑！」

商慈還未反應過來，就被巽方猛地攥住手腕，跟在他身後狂奔。

龜甲無故開裂是為大凶，零星掉下的灰土、頭頂上方的異響，種種跡象都顯示著這座墓穴即將坍塌的徵兆。

商慈一邊狂奔一邊想，明明他們已經如此小心了，怎麼還會觸發機關？

一定是那口棺槨！

兩人終究是經驗不足、道行太淺，裕王是百餘年前的一位前朝王爺，曾帶兵遠征遼國。當時為了不洩露陵墓的位置，他坑殺了所有參與修建陵墓的工匠。

傳聞裕王墓裏有他當時征戰遼國所搜刮而來的寶藏，數目之大富可敵國，是當今盜墓賊們心心念念的「四大消失的古墓」之一。

盜墓不是他師兄妹的本行，但無意間發現這麼一處寶地，儘管茬子很硬，他們也心存一絲僥倖，想要咬上一咬。為此，他們也做足了前期準備。

為了保險起見，他們沒有打陪葬品的主意，甚至連棺蓋都沒打開過，只想從穴口裏弄幾件趁手的法器，然而謹慎至此，還是中了招。

他們躲過了弩箭、滾石等各種明槍暗箭的機關，甚至破了令無數盜墓者談之色變的流沙陣，沒想到臨近最後關頭時還是功虧一簣。

誰能想得到，那裕王決絕如斯，寧願墓穴塌掉也不讓盜墓者們順走一分一毫。

不過瞬息的功夫，兩人後方傳來巨石砸地的劇烈聲響，墓頂的石板像雪花一般，撲簌簌地往下掉落，墓頂上方積壓著的積石和夯土層，以金井為中心，水波似的向外擴張！

商慈感覺到手心滲出了汗，她沒有回頭，單憑後方不斷逼近的巨響，她可以感覺到墓穴崩塌的速度明顯比他們兩人奔跑的速度更快！

巽方依舊緊緊攥著她的手腕，他的速度比她快，幾乎是拖帶著她在跑。

兩人拐過一道墓門，已經可以看見幾十米外的陵墓洞口了，那抹盛著亮光的洞口此時此刻是他們唯一的生機。

臨死關頭才會激發出人的潛能，他們用平生從未有過的速度奔向那抹光亮，五十米、三十米、十米、五米、三米……

在離洞口還有三米的時候，不斷掉落的石板還是追上了他們。

商慈只覺得有塊堅硬的物體狠狠地砸中了她的腦袋，當時便覺眼前一黑，眼花伴著耳鳴占據了她全部的思緒。

就在商慈以為要被掩埋進山底時，巽方拉住她的手腕，將她往前一提，另一隻手握住了她的腰，雙腿蹬地，飛身向著洞口撲了出去。

腥黏的液體汨汨地往下流，溫熱地滑過臉頰，商慈知道她的腦袋瓜肯定裂開了。巽方在撲出去的那一刻，懷裏還緊緊地抱著她，直到快落地前，為了不壓著她，雙手往前一送，將兩隻胳膊墊在她的身下，所以商慈只感覺到了很輕微的震動，他則狠摔在碎石地上。

巽方很想一躺不起，但此刻的狀況容不得他有半點喘息。

裕王墓建在一座小山丘之下，地底墓穴的崩塌帶起山體震動，他們身後的洞口已徹底被掩埋，不時有亂石碎土從山頂滾落。

他嚥下口中的腥甜，迅速從地上爬起，彎腰把商慈打橫抱在懷中，朝山丘對面的林地裏走去。

方才情況太緊急，來不及查看，現在他低頭一看卻是觸目驚心——她的血染紅了半邊臉，滴滴答答的落在地上。

巽方用盡全身的力氣才能控制住胳膊不發抖，但他的聲音卻怎麼也穩不下來，「阿慈，撐住！我現在帶妳回竹屋，師父臨走前給我們留下了不少止血的草藥……」看著巽方一剎那失去血色的臉，她張了張嘴，想說些什麼，卻梗在喉嚨裏發不出聲音來，她感覺到眼皮越來越沉，很想閉上眼睡一覺，但她心裏明白，也許這一閉，就再也醒不來了。

「打起精神，別睡過去，睜開眼睛看著我，不一一」

她最終還是闔上了眼，巽方顫抖到發狂的嗓音在耳邊成了空響，她徹底失去意識，陷入沉寂的黑暗。

商慈從未想過，飄懸在半空中是如此奇妙的感覺。

她知道她已經死了，就在魂魄抽離軀體，看到草地上那了無生息的自己時就明白。商慈沒有太多的哀痛，也沒有害怕，反而有種「反正都已經死了」的釋然。她飄到自己的身旁，好奇地打量著，心想，原來她從側面看是長這個樣子的？

她的身體被擦拭得很乾淨，臉上的血跡都沒了，安靜地躺在那兒，就像是睡著了一般。反觀正對著她、盤膝而坐的巽方，他身上的長衫已辨不出原本的顏色，沾滿了髒汙的血跡與塵土，甚至臉上也有幾道灰痕。

這還是她那個占卜作法前必換衣、淨手，有潔症到容不下一絲灰塵的師兄嗎？她從未見他這般狼狽過。

她飄到巽方面前，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想要觸碰他的臉，他卻突然睜開眼，把她嚇了一跳。

巽方的目光毫無阻礙地越過她，落在平躺在草地中央的少女身上。

商慈順著他的目光看去，這才發現，師兄和她屍體之間的空地上擺著七盞燭光搖曳的青瓷燈，七盞青瓷燈擺放的位置形狀，正是北斗七星的方位。

商慈抬頭看向天空，此時的夜空宛如一塊黑色布幕，上面星羅棋布，她的正上方正對著北斗七星，不過有塊陰雲遮住了天樞和天璇兩顆星辰，陰雲一點一點的往南飄，露出七星全貌只是遲早的事。

巽方似乎在等待，等待北斗七星照映大地的那一刻。

商慈好像知道他要做什么了，這是北斗七星續命陣，他要為自己續命。

她曾經聽師父提起過這陣法一次，因為這是唯二可以讓人起死回生的陣法之一，所以她印象特別深刻。

不過此陣法限制頗多，成功率也只有七成。被續命者必須死亡未滿十二個時辰，屍體保存完好，壽終正寢者不可用、命煞纏身者不可用，但對於施法者的弊端是什麼來著？

商慈搖搖頭，記不清了……

陰雲已全然飄開，今日的北斗七星相較其他星辰格外明耀。

巽方從懷中拿出一張用朱砂寫滿符文的黃紙，置於陣前，左手兩指壓住符籙，閉上雙眼，屏息凝神，右手掐訣，低語念咒。

她心底還在嘲笑，符籙？師兄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學起臭道士的做派來了？看師父回來後怎麼罵你……

半晌後，神奇的事情發生了，從北斗七星處落下七道光束，分別打在七盞青瓷燈上，光束在七盞燈間連接，後又分出三支來，一支連在商慈的屍體身上，一支連在商慈的腳下，一支則連在巽方壓著符籙的兩指之間。

光束的光芒極淡，淡到商慈以為自己已經魂歸陰間了所以才能看見。

那光束好似有力量，拉扯著商慈，把她往自己的屍首方向拉。

商慈覺得很新奇，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著，但接下來的情景卻讓商慈永生難忘。巽方的嘴角漸漸滲出血液，他那頭烏黑如墨的長髮從髮根處開始一寸寸地變白，商慈大驚，一把撲過去，想搶奪他的符籙，但是手觸碰到符紙時卻像碰到了燒紅的烙鐵，燙得她指尖生疼，她轉而想去抓住巽方正在掐訣的手，卻毫不意外地抓了個空。

「住口！別念了，我不需要你為我續命……」

她急得大叫，蹲下身來，想吹熄青瓷燈，用吹的不管用，便用腳去踩。

然而這和觸碰師兄的狀況一樣，她的腳直接穿過燭火和燈臺，落在了地上，她又想去破壞那幾道光束，但都是白費力氣。

最後，商慈哭坐在地上，看著已是滿頭白髮的師兄替她念完最後一個音節，任那光束拉扯著她往軀體那邊移動。

此刻，他們兩人都沒有注意到，對應著搖光星位的那盞青瓷燈，火苗漸小，跳動了兩下，不聲不響的滅了，只餘一絲輕煙。

巽方念完口訣後睜開眼，立刻便瞧見了那盞熄滅的搖光星位，暗道一聲不好。

商慈此刻僅差一步就能被拉回軀體。

她和自己的屍體並肩躺在草地上，臉上還在流淚，這時卻驟然颳起一陣罡風，她感覺到有一股巨大的吸力牽引著她，以風馳電掣的速度拉扯她飛到半空。

她掙扎著、揮舞著四肢，全是徒勞，那股吸力帶著不可抗拒的力量，抓著她不放，恍若是宿命指引。

而那力量帶著她掠過層疊的山巒、奔騰的江流，掠過無數的城池村落，終於在飄到一座廟堂上方時，將她丟了下去。

第二章 被石板拍死的兩人

身體不斷地下墜、下墜，猛然間回魂，四肢有了實感，商慈緩緩睜開眼睛，她現在是在哪兒？

她有些迷茫地環顧四周——月白色的輕紗幔帳，燃著艾草的三足獸紋香爐，素雅的各類竹編裝飾，以及床榻邊坐著的那個衣衫半解、露出半塊赤裸胸膛的男人。許是空氣中艾草的氣味使她找回了一絲清明，她的眼神由迷茫變成了驚疑，她倏地從床上坐起。

「醒了？」男人聽到動靜，偏過頭，皺眉問了一句。

商慈對男人的話恍若未聞，她腦子裏現在被各種疑問塞滿。

在被石板砸中失去意識之後發生的那些事，虛幻而縹緲，就像作了一場詭異的夢，但和師兄探裕王墓的種種又是那麼真實。

她死而復生了？師兄的北斗七星續命陣到底有沒有成功？為什麼她醒來後在這麼一個奇怪的地方？難道……

驚疑揣測間，商慈的目光落在牆邊案臺的一面銅鏡上，她慌張地翻身下床，連鞋都未穿，直接赤著腳，大步走到案臺前，一把拿過銅鏡。

就見銅鏡裏的少女約莫有十五六歲，遠山眉、含情目、點櫻唇、冰雪肌，沒有佩戴任何釵環，及腰的長髮凌亂地披散下來，身材有些纖瘦，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到她的美，反添了幾分弱柳扶風的楚楚動人。

雖然商慈私心覺得自己姑且也算個美人，但這張美到驚豔、頗有幾分禍國相的臉，絕對不是她的！

商慈放下銅鏡，說不清心裏是什麼滋味，不但死而復生，還換了副好皮囊，改成任何一個人都會激動得手舞足蹈，但她現在怎樣都笑不出來。

做他們這一行，首要銘記於心的便是天道規則。凡事有因有果，有借有還，在天道面前，永遠討不了「便宜」這二字，若是為活人消災除煞還好說，偏偏她已經是一腳邁進陰司裏的人了，就這麼生生地給拽了回來，師兄這般為她逆天改命，其中所要承受的因果，商慈不敢去想。

心臟怦怦急跳著，商慈深吸一口氣，努力平復，如今說什麼也晚了，還是先搞清楚現下的狀況吧。

再次環顧起四周，一垂眸，看見身上穿著的一襲灰袍素衣，她同時回憶起方才看到狀似寺廟的樓宇，難道這裏是庵堂？

這時手腕突然被人攔住，商慈回過頭，望見一張隱忍著怒氣和慾火的臉。

蕭懷崇本就等了她半天，見她醒了，不但無視自己的問話，跑來照了半天的鏡子，又發了半天的呆，連掃都未曾掃他一眼，全然當他這個大活人不存在，他如何不氣？

想起靜慧庵主之前說過的話，「這丫頭是初次待客，若有些地方不周到，還請多擔待。」

於是蕭懷崇平了平怒氣，沉聲道：「我在床第之事上不喜歡強迫，妳醒了也好，醒了好辦事。」

商慈盯著男人解束腰的動作傻眼，辦、辦事？

蕭懷崇抓住商慈的後頸衣領，像拎小雞崽似的，大步流星地走到床邊，並把她丟在床榻上。

他的動作粗魯，絲毫沒有憐香惜玉之意，商慈只覺一陣天旋地轉，床板有些硬，她的後腦杓輕磕在了架子床的邊角，當下就是一陣火辣辣的疼，趁著這痛意，一些不屬於她的記憶如雨後春筍般甦醒。

這身體的原主應是剛剛死去就被商慈鳩占鵲巢，所以她的腦中還殘留著些許記憶片段，這些片段是原主記憶中最為深刻的，或者說是對她傷害至深、刻骨銘心的，所以才會被留下。

因為是記憶中的場景，有些人說出的話都模糊弱化了，僅存下隻言片語，她只能憑他們的表情和動作來推測發生了什麼。

商慈憑著這幾段記憶畫面，大概理清了原主為什麼會死去，以及面前這位登徒子是誰。

原主名叫姜婉，本是大家閨秀出身，父親在朝有任職，雖然品級不大，但也稱得上是衣食無憂的清貴世家。

姜婉的生母身體不好，在生下她後一病不起，不久便撒手人寰，姜老爺很快續了弦，後妻馮氏溫柔賢慧會持家，加上連生了兩兒一女，牢牢地掌住了管家大權。正如話本子中寫的那樣，繼母有兩副面孔。在姜老爺面前，馮氏待她那叫一個溫厚可親，私下裏雖不至於打罵虐待，但也從沒給過好臉色。於是，身為嫡長女的姜婉在懂事起就過著爹不疼、娘不愛、姊妹不悌的苦日子。

尤其是有了女兒姜琉之後，馮氏是越發不待見姜婉了，眼瞅著自家女兒和姜婉相差不過兩歲，姜婉卻出落得水靈靈的，不施粉黛也明艷得讓人移不開眼，來府裏串門的客人見了，無不誇讚。反觀姜琉，穿的是府裏最名貴的布料，戴的是金銀珠翠，卻仍掩蓋不住其舉止粗蠢、樣貌平庸的事實。

提起姜家小姐，人們第一時間想到的都是美人姜婉，尤其是在她及笄之後，慕名而來提親的人家裏，不乏達官貴胄，與她年紀相仿的姜琉卻是無人問津。

馮氏面上不顯，心底的焦慮和嫉恨是與日俱增，終日盤算著該怎麼拔掉這蓋住自家女兒風頭的眼中釘。

姜婉性子軟弱、不與人爭，更是助長了小人的氣焰，她先被指在妹妹姜琉的飯菜裏下毒，致使姜琉高燒、臥床不起，後又和看柴房的下人私通，被馮氏帶人捉了個正著。

姜老爺一氣之下，便將她送來了尼姑庵清修。

尼姑庵往往是比青樓還要汙穢的骯髒地，這家庵堂也不例外，來往的香客中十有八九和這裏的比丘尼有著皮肉交易，這也是百姓間心照不宣的事。

若僅僅是下毒謀害姊妹，也並未造成什麼惡果，這便是件可大可小的家事，不過若破了身子，那就不一樣了。

姜老爺原指望靠這美名遠播的女兒攀上一門好婚事，如今全泡湯了，姜老爺又最重名聲，自知姜婉嫁不成什麼好人家，再加上馮氏在他耳邊吹風，與其把她留下給家族抹黑，索性送走她，權當沒有這個女兒。

於是在姜老爺的默許下，馮氏把她送到淨慧庵清修，任她自生自滅。

姜婉自幼在閨閣中長大，哪裏知道尼姑庵裏的貓膩，只想著留在家裏處處受白眼和排擠，還不如在庵堂裏吃齋念佛來得清淨，然而在見到那些濃妝豔抹的尼姑和不正經的香客時，她才醒悟過來，自己是掉狼窩裏了。

她想得通透，有抱著青燈古佛伴此殘生的覺悟，但從沒想過作踐自己的身子。

送她來的丫鬟與淨慧庵的庵主講得頭頭是道，說明只是清修，並說以後每月都會定時來送銀兩，托庵主好好照顧她，姜婉這才把心吃回了肚子裏。

剛開始在淨慧庵的日子裏還算平靜，姜婉守著自己那方淨土，關在屋子裏抄誦經文。以前在姜府，丫鬟婆子們欺她性子軟，變著法子偷懶，許多事她都是親力親為，如今孑然一身地到了淨慧庵，姜婉適應得很快。

淨慧庵每日迎來送往，儘管姜婉有心避開，無意間還是被幾位香客瞧見了。

香客暗暗向靜慧庵主打聽她的來歷，甚至不惜花大錢想買一夜春宵，靜慧庵主雖動心，但姜婉名義上還是姜府的大小姐，靜慧庵主有些忌憚她的身分，便將那些香客們通通擋了下來。

只是好景不長，在淨慧庵住了兩個多月，允諾來送銀兩的丫鬟卻再也沒有出現過，姜婉不得不拿出體己的釵環首飾來抵伙食齋飯錢，平日裏也幫著清掃院落、浣洗衣裳。

人扔在她這兒兩個多月，姜府那裏沒有半點消息，看到姜婉抵給她的那幾件寒酸首飾，靜慧庵主大抵明白了她在姜府的處境。

想來也是，假如真是受寵的官小姐，姜府又怎麼會把她送到庵堂來？平白玷汙了好名聲。思及此，靜慧庵主不由得動了歪念頭。

靜慧庵主先是旁敲側擊又軟言相勸了幾天，見姜婉油鹽不進，氣惱之餘便顯露了原本的面目，喊來粗僕直接朝她腦袋拍了一板磚，將她拍暈後送到床榻上。

粗僕下手的力度很有分寸，絕對是死不了人的，但壞就壞在，姜婉沒料到面目慈善的靜慧庵主會強逼她接客，這幾日是食不知味、夜不能寐，生怕保不住自己的清白。

而她的身子骨本來就虛，在這幾日精神極度緊繃、擔驚受怕的狀態下，那一板磚就成了導火索——她在昏迷中猝死了！

姜婉前腳剛見了閻王，後腳商慈的魂魄就進了她的身，這一出一進，不過半盞茶的時間，連一直坐在她身旁的蕭懷崇都不知她已經從鬼門關兜了一圈。

商慈抬手摸了摸後腦杓，果然有個鼓鼓的大包，一碰就疼得很。

姜婉的記憶片段全是壓抑的、陰暗的。幼年時，姜琉三兄妹欺辱她的場景、馮氏帶人來捉姦的場景、靜慧庵主遊說她接客的場景、粗僕舉起板磚砸向她的場景，夾雜著姜婉殘留下來的怨懟與恨意，方才那一瞬間，商慈幾乎要被這些負面情緒給壓垮了。

縱觀姜婉這一生，就是一個慘字，吃了一輩子的虧，沒享過半點福，臨死還被商慈占了身子，悄無聲息地赴了黃泉路，想來連給她燒紙錢的人都不會有……

既然占了妳的身子，我便欠妳一個因果，別人欠妳的債，我會替妳盡數討回來，商慈在心中默道。

陌生男子的氣息逼近，看著男人俯下身，寬大的手掌撫上她的腰際，此時饒是商慈反應再遲鈍，也明白這人要做什麼了。

若是敵明我暗，她有一百種方法讓面前這個男人生不如死、災厄連連，甚至可以讓他祖墳冒黑煙、禍及子孫三代！但是面對面的交鋒……商慈眼神滑過他胸膛和小腹裸露出來、線條分明的肌肉，她連她剛滿十歲的小師兄都打不過，更別說是一個一看就有武功底子的大男人啊！

床上的少女眼神放空，似又在發呆，秀眉微蹙，好似想起了什麼難言的往事，潑墨般的長髮散落在床上，越發襯得她肌膚賽雪，像個精緻的瓷娃娃。

蕭懷崇想起她還是個雛兒，難免有些緊張，正想著要不要寬慰她兩句，只見她墨瞳一轉，黑白分明的杏眼望過來——

「這位公子，我瞧您有緣，不如我來給您算一卦？」

蕭懷崇低頭瞧了瞧，他確定自己身下壓著的是位小尼姑而不是道姑，不由得抿唇嗤笑，「妳一尼姑還會算卦？」

商慈眼見有戲，連忙直起身子，「會的會的，不光算卦，看相、測字、摸骨，我都會……」

蕭懷崇更納罕了，「看相？妳們佛門不是講究相由心生？」

「我不是佛門弟子……」

她還未說完，又被摠倒在床上，耳邊傳來嘲諷的低啞嗓音，「呵，省省力氣吧，神棍騙子，爺我見多了，摸骨？我也會……」溫熱的手掌鑽進衣領，滑過脖頸的肌膚，讓她瞬間打了個激靈。

商慈急了，靜慧庵主閱人無數，她現在確實還是未經人事的清白之身，下毒和捉姦完全是姜琉和馮氏聯合設的一場局。

姜婉平時待下人很好，那柴房的夥計沒忍心真對她做什麼，這是馮氏的疏漏之處，不過馮氏的目的是將她趕出家門，究竟是假戲真做還是真戲假做，她也不關心了。

總之不管怎樣，現在世上已沒有了姜婉，這身體是她商慈的，她就算拚死也不會讓一個陌生男人白白占了她的便宜。

她使出全身力氣，死死按住那隻不安分的手，使之停留在鎖骨的位置，不讓他再深入半寸，同時也不敢再藏拙，敏銳地一寸寸掃過男子的五官命宮，像倒筒子一樣，把所看到的盡數說了出來。

「你虎鼻高挺，鼻尖飽滿，蘭臺、廷尉不偏不曲，是天生富貴之相，一輩子財源不盡……」

蕭懷崇眯起眼看她，一臉皮笑肉不笑的模樣。

「龍眉鴛眼，龍眉彎曲清秀，你兄弟一定很多。鴛眼稍長，是天生近君輔佐君王的料子，若入朝做官，必成大事……」

聽到這，蕭懷崇眼底閃過一道波瀾，卻恍若未聞地使力，繼續探進她的衣領。

「你眼廓泛青、淚堂凹陷、子息福薄，註定這輩子無兒無女，斷子絕孫！」最後一句話，商慈幾乎是紅著眼吼出來的。

蕭懷崇聞言，面無表情的臉上陡然出現一絲裂痕，面容有些扭曲，他甩開她的手，怒不可遏地道：「妳說什麼？！」

商慈迅速從床榻上坐起，鬆一口氣的同時仍然面帶警惕地盯著他。從這男人的反應來看，她方才的話已狠狠戳到了他的痛腳，指不定他會做出什麼惱羞成怒的事。蕭懷崇此時像被人兜頭澆了盆涼水，從頭冰到腳，半點性慾都沒了，一雙烏沉沉的眸子裏盛滿了怒火，一副要殺人的表情。

「斷子絕孫？妳這是在咒我？」蕭懷崇攥緊拳頭，忍了又忍才沒有爆粗口。

這年頭，蜂麻燕雀的江湖騙子遍地都是，蕭懷崇當年病急亂投醫的時候，也沒少上那些神棍術士們的當。

那些神棍慣會的手段就是拍馬屁，先是天花亂墜的一通誇，最後隨便給你扣一頂什麼血光之災的帽子，叫你破財免災。

對於什麼血光之災，蕭懷崇一點也不在意，他只關心他的子孫後代，幾年來，他也曾走訪了不少隱世的神醫、半仙們，卻沒有一個可以治好他的「病」。

整整十年，這件事像塊揮之不去的烏雲，盤桓在他的頭頂上，如今被一個素未謀面的小尼姑開口點破，蕭懷崇覺得惱怒難堪的同時，對她卻是少了幾分輕視，畢竟僅靠相面就能勘破他多年隱疾的，她是第一個。

難道她知曉了自己的身分？不可能，他在她面前一直自稱「我」，就連靜慧庵主也不知他確切的身分。

方才她那三句話，相當於將他的老底全揭了，所以羞惱過後，蕭懷崇此刻心中驚疑不定，他只不過想來庵堂找個樂子，結果歪打正著，碰見高人了？面前這個眼波瀲灩、面若桃花的美人，怎麼也不像是個會相面算卦的先生啊……

商慈見他沒有要揍她的樣子，頓時就安了心，端起一臉誠懇無害的樣貌說道：「我說的俱是實話。當然，光看面相，未免有些片面，公子若信我，我可替你看看手相。」

蕭懷崇將信將疑，猶豫片刻後還是默默地伸出左手，掌心朝上。

從食指到掌根有三條掌紋蜿蜒相接，從坤位到明堂有一條紋，從兌位到坎位有另一條紋，是典型的震卦紋手相。若震位豐滿、顏色紅潤者，命中必有子，但是他這三條紋路過細，且有一條橫向的煞紋破壞了整個震卦，而且那條煞紋極淡，並不像是天生的掌紋。

商慈摸著下巴若有所思，同時直言道：「震卦紋過細且帶煞，命裏無子息，只能抱養別人的兒子。」

她的話對蕭懷崇來說無疑又是當頭一棒，他握緊了拳頭又鬆開，有些艱澀地問，「……這煞可否化解？」

「能不能化解，我現在還不敢斷言，如果我沒猜錯的話，這煞並非你命中生來帶有的，而是後天被人下了煞局。」

師父最常教導她的一句話便是人不可貌相，這和佛門中所說的「相由心生」有一定的相通性。

聽起來似乎與相術的本質兩相矛盾，其實不然。

每個人的相貌是天生自帶因果，從面相、手相、甚至足底相都會形成一種高度統一，如果道行足夠，靠批八字、看面相、望手紋，就能把一個人大致的命運批下來。

但人的相貌不是一成不變的，受後天性格、環境因素影響，因緣機遇之下，相貌也會發生改變，師父也是借此話來告誡她——可相人，卻不可相命。

沒有人一生下來就是眼廓泛青、淚堂凹陷，外加他掌心橫生出來的煞紋，商慈可以斷定他這一臉無子衰相，是後天被高人布下煞局的傑作。

「煞局？」蕭懷崇聞言，臉色大變，「妳的意思是，有人在害我？！」

商慈輕點了點頭。

蕭懷崇坐在床榻邊的杌子上，長吸了一口氣，原來困擾了他十年的問題，根源不是出在他自己身上，而是小人暗算，這事情轉變得太快，他得好好消化消化。

他現在是萬不敢再對商慈不敬了，雖然她渾身上下沒有一點世外高人的樣子，但憑她說的那番話，哪怕有一線希望，他也絕不會放棄。

只不過他自持身分，依然是一副居高臨下的口吻，「姑娘，若妳能替本王破了這煞局，妳要什麼，本王便能允妳什麼，前提是，妳方才所說俱是真話。」

聽他自稱本王，商慈並未感到意外，方才看他的面相時她已猜到了三分，天生富貴、兄弟眾多、輔佐君王成大業，除了王爺還有誰呢。

空口無憑地想讓他相信自己也不現實，通常商慈都是先辦事，再議其他。

想要透過外力因素來影響一個人的命格，必須是日積月累，那煞局所在必定是王爺常待的地方，八成就在王府了。

商慈站起身來道：「如果王爺方便，今日我便可隨你去王府，探一探那煞局。」這掛羊頭賣狗肉的尼姑庵她一下也不想多待，不趁此機會抱緊王爺大腿趕緊開溜，更待何時？

蕭懷崇對她的來歷始終是抱有懷疑，見亮明自己身分後，她神色如常，沒有半點意外和誠惶誠恐，心下更添幾分好奇，「妳……究竟是什麼人？師從何門？」

商慈張了張嘴，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。

做他們這一行，道教的可以被尊稱為道長，佛家的可尊稱為大師，而她無門無派，換句話說，就是野路子。尊敬他們的，喊一句先生，難聽點的就是神棍，可無論什麼三教九流，總得有個師承吧。

除去道佛這兩大家，還有三合派、九星派、八宅派、玄空飛星等頗有些知名度的派別，剩下的小派別，五花八門不勝枚舉，但她的師父就是這樣一個奇人，從沒入過任何一派。

商慈曾問過自家師父這個問題，他撚著長鬚，高深莫測地道：「為師我這身本事一半是靠自己鑽研領悟，一半是受各路高人點撥，取各家精華，自成一派，妳好好跟著為師學便是，還問這做什麼，得了便宜只管偷著樂吧。」

腹誹歸腹誹，師父在行業中的名號可是響噹噹，早年的時候還是吃皇糧的，官封「欽天監監正」，曾為先帝勘選過皇陵，什麼雜七雜八的術數都懂一些。

辭官歸隱後，還有不少達官顯貴慕名找上門來，師父被騷擾得煩了，手捧羅盤、身擔書箱、騎著毛驢，就這麼離家出走，在路上順便撿了他們這三個徒弟。

「我無門無派，相面的本事是跟我師父學的，不過他老人家的名諱我不便提，」關於師承方面，商慈含糊蓋過去了，但身世方面，商慈不敢亂講，堂堂一個王爺想要查她的身分是很容易的，於是如實道：「不瞞王爺，我本是大戶人家的小姐，受到姊妹陷害，而被長輩送到淨慧庵清修，靜慧庵主見我孤苦無依，逼我來接客，我為王爺請纓破煞，也是想借王爺之手，離開淨慧庵，咱們各取所需。」

蕭懷崇點點頭，她這番話裏其實是有漏洞的，既是大戶人家的小姐，家裏怎麼會讓她學相術呢？在他們這些王公貴族的眼裏，相術是下九流的東西，上不得檯面，不過他的目的只是要請她破煞，商慈究竟是何來歷，對他一點也不重要。

商慈走到一旁收拾包袱，這才想起她的家當都陸續抵給靜慧庵主作住宿費了，就剩下換洗的衣衫還有幾顆碎銀子，她一拍腦門，心想壞了，立刻轉身對蕭懷崇道：

「王爺，我忽然想起一事，我來得匆忙，一些破局需要的法器都沒帶在身上……」她的靈魂雖然附身到姜婉身上，但隨身的傢伙全落下了，那些袖珍羅盤、玲瓏骰子、犀角籤筒……師兄應該會替她好好保管吧？商慈這麼安慰自己。

蕭懷崇看了眼桌上的筆墨、硯臺，「無礙，需要什麼妳寫下來，我這就叫人去準備。」

商慈正在掰著手指算重新置辦這些東西要花多少錢，肉痛得很，乍聽見這話，頓時笑逐顏開，高興地過去執筆寫清單。

首先羅盤是必備的，定位全靠它；因為不清楚煞局的形態，商慈又添了八卦鏡。破局不比布局，不用準備太多東西，但為了以防萬一，她還是寫上了公雞血、米酒、桃枝等等除邪避穢的物件，畢竟是煞局，難保不會引來一些不乾淨的東西，寫完後將清單遞給蕭懷崇。

蕭懷崇接過去看了兩眼，都是尋常用的東西，徑直走上前，打開屋門，對門口候著的一位隨從說了兩句話，隨即便拿著清單轉身快步離開。

商慈收拾完包袱，低頭看了看身上的素袍，心下有些膈應得慌，而且這尼姑裝走在街上未免太招眼，於是叫蕭懷崇在門外等著，自己則換了身尋常的棉布襦裙。

第三章 肅親王府的煞局

拾掇好一切，兩人剛走出院門，就被靜慧庵主給攔下了。

靜慧庵主雙手合十，望著蕭懷崇的臉上堆滿了笑，「蕭施主，怎麼這麼快就出來了？」眼神微轉，一眼就瞧見他身後已換了衣裳、揹著包袱的商慈，笑容頓時僵在嘴角，「姜姑娘，你們這是要去哪兒啊？」

「靜慧庵主，承蒙您這兩個多月來的照顧，我想了想，自己不是修佛的那塊料，還是回家去吧。」商慈笑盈盈地看她，「照顧」兩字有意無意咬得很重。

靜慧庵主比她想像的還要厚臉皮，表情都沒變一下，像是絲毫沒聽出她的弦外之音。

蕭懷崇則直接無視了靜慧庵主，徑自大步繞過了她，他堂堂一個王爺，去哪裏還用得著跟老尼姑彙報？簡直笑話。

商慈繼而垂頭跟在他後面走，經過靜慧庵主時，卻被她一把抓住了手腕。

就知她不會輕易放人，商慈歎了一口氣，偏頭看向靜慧庵主。

別看她已有五十多歲，力氣卻不小，商慈掙了兩下硬是沒掙開，靜慧庵主依舊慈悲地笑著，只是語氣冷了幾分，「蕭施主，姜姑娘不是我們庵堂裏的人，是家裏送來清修的，先前姜府夫人囑託我們好生照顧，萬一她家裏來要人，貧尼不好交代啊。」

這話聽著真耳熟，商慈認真回憶了一下，在靜慧庵主開誠布公地要姜婉接客後，姜婉也曾想過要離開尼姑庵，但每次都被靜慧庵主藉口攔下。

理由便是——若姜府來要人，庵堂不好交代。

她又沒賣身給淨慧庵，人身自由倒被徹底限制了，雖說淨慧庵的性質和青樓差不多，但到底還是佛門之地，若太過明目張膽地逼良為娼，鬧到官府，即便淨慧庵背有高官顯貴撐腰，也是一件麻煩事，況且姜婉好歹是個官小姐，靜慧庵主怎麼會有這麼大的膽子敢扣留人？

商慈原先還在納悶，如今乍聽靜慧庵主說漏了嘴，這才明白過來，原來這是她那後娘暗中授意的結果。

商慈唇角勾起，湊近靜慧庵主，在她耳旁低語道：「庵主，您身為出家人，難道沒有聽過一個詞，叫做現世報？佛堂裏還供奉著釋迦牟尼金身像，在佛祖眼皮子底下行著這般汙穢事，您就不怕佛祖降罪於您？」

聽見這話，靜慧庵主微怔，這位姜小姐來了庵堂之後，終日躲在房間裏，見了生人就臉紅，平時是悶葫蘆一個，怎麼忽然間變得……神叨叨的了？

靜慧庵主隨即微抬下巴，望著她冷笑，說道：「這世上大奸大惡之人多了去了，貧尼平日裏燒香誦經、虔心向佛，幾十年如一日，從未斷過，要論現世報，那也輪不到貧尼頭上。」

在靜慧庵主眼中，拉皮條的行為算不上什麼，比起那些姦淫擄掠、草菅人命的強盜，簡直不值得一提，看在她每日賣力誦經的分上，佛祖不會和她計較的，而且佛祖那麼忙，世上不公平的事又那麼多，祂管得過來嗎？

商慈聞言，不由得莞爾，人都是這樣，處處存著僥倖心理，大惡是惡，小惡也是惡，誦幾句經就能化解妳這些罪過了？世上哪有這麼便宜的事！

在商慈的印象中，佛門之人大都懷著悲憫之心，有的是徹底被感化了，有的是出於因果輪迴的敬畏，像靜慧庵主這種知法犯法且完全沒有悔過之心的，她還是頭一回見。

商慈把靜慧庵主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，眼底閃過一絲狡黠，「額上有黑斑，是病氣纏身之相。鼻端枯削晦暗，預示破財。要是繼續再幹這種缺德事，我看您怕是好日子不多了。」

靜慧庵主這下繃不住了，嘴角的偽笑盡失，狠狠剗了她一眼，胸口氣咻咻地起伏著，「貧尼身子骨好得很，姜姑娘這麼亂說話，當心造下口業！」

其實靜慧庵主的破財病氣相是有方法可以躲過去，但商慈完全沒想過要替她消這災，一時的命運可以改，但她的心性已腐爛到無藥可救了，於是她沒再說話，就這麼靜靜地看著靜慧庵主。

商慈的瞳仁很黑，水粼粼的，像是精心打磨過的黑曜石，直透人心底。

靜慧庵主被她看得心裏有些發慌，微偏開頭，躲著她目光，攥著她的手腕卻是越發用力。

這時蕭懷崇走過來，橫插進兩人之間，強行把靜慧庵主攥著商慈的手分開，同時掏出象徵王爺身分的四爪盤蟒玉佩晃了晃，在靜慧庵主的瞠目結舌中，直接把商慈帶走了。

靜慧庵主過了好半天才反應過來，想清楚那玉佩上雕著的是什麼，當下心裏一咯噔，她只知道那位施主姓蕭，蕭雖是國姓，但平民中有這個姓的也不少，所以她壓根沒往那方面想。

王爺會來尼姑庵找樂子，大抵是怕去京城裏的花街柳巷，萬一被人認出來，影響不好，所以隱瞞了身分，偶爾來她們尼姑庵坐坐。

王爺有心低調，靜慧庵主哪敢宣揚出去，心思轉了幾個來回，不久便打定主意，若是姜府有人來問，就說姜婉自己跑了。

靜慧庵主隨即叫來管事的比丘尼，把商慈住過的小屋鎖了，緊緊闔上了院門。

商慈跟著上了蕭懷崇停靠在庵堂前的馬車，淨慧庵建在半山腰上，四周全是翠竹山林，十分僻靜，待下了山，馬車駛進了坊市，周圍才開始熱鬧起來。

掀起簾子，只見道路兩旁人潮如織、車馬輻輳，喝大碗茶的、吹糖人的、舞大刀的，吆喝聲皆帶了一口濃濃的京腔。

身為一個半吊子神棍，商慈的方向感一向很差，分不清東南西北，所以羅盤從不離身。聽見不同以往的腔調，她的腦袋忽然一懵，她這是一下到了千里之外的京城了？

夏國雖然幅員遼闊，但她記得，她和師兄原本應該是在夏國的東南方，靠近沿海的區域，而京城作為一國之都，則是坐落在夏國的中心偏北處。

這下可好了，一下子竄了不只上萬里，這兩地的行程，光坐馬車就要耗上數月，想到這，商慈將下巴擱在窗框上，滿臉愁苦。

自己這一窮二白，盤纏完全沒著落，外加自己容易迷路，還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回到家啊？

師父最喜歡在山野的犄角疙瘩處安家，說這才有採菊東籬的隱士氣質，好似住在城裏就不能襯托出他的曠達，所以商慈從小在各地山溝溝裏長大，住遍了各種竹屋、茅屋。

京城是夏國最繁華的地段，商慈從未見過這麼寬敞的青石板大街，連酒樓門口掛的錦旆都十分氣派，看著馬車外緩緩掠過的景致，心情也漸漸平靜下來。

下了馬車，看到面前雕梁畫棟的府邸外加上書「肅親王府」的匾額，商慈越發堅定要破煞的信念了。她心想，為王爺解決了生育大計，想必他也不會吝嗇酬金，盤纏問題就解決了，兜裏有錢就什麼都好辦，其他的可以從長計議。

踏過門檻，遠遠地看見兩個小丫鬟攙扶著一位體態瘦削的婦人朝這邊走來，蕭懷崇見了，提步迎了上去，商慈亦跟隨其後。

那婦人看樣子不過二十出頭，烏鬢粉腮，但走近了才發現她氣血不太好，唇色很淡，像是大病初癒的樣子，許是常常皺眉頭，眉心有幾條細紋，一身綾羅綢緞，髮間綴滿了明珠步搖，舉止貴氣端莊，應該就是肅王妃了。

「王爺。」肅王妃一眼就瞧見了蕭懷崇身後的商慈，雖對著蕭懷崇福身，眼神卻一直不善地打量著她。

商慈瞧見了，心中哂道，想來也是，自家夫君陡然從外面領回來個女人，而且還是個一臉「狐媚相」的女人，任誰臉色都不會好看。

蕭懷崇上前一步，對肅王妃低語了幾句，肅王妃的表情先是驚訝，再看商慈的眼神立馬不一樣了，雖還帶著狐疑，但和善了許多。

肅王妃輕扶著她的胳膊，柔聲道：「姑娘，隨我來。」

商慈在進王府的那一刻就在處處留意，整個王府坐西北向東南，是為乾宅，府門開在兌位，這種布局，宅子主人富貴多銀，光憑宅門便能斷吉。

穿過大堂，徑直來到後花園，庭院東南方有一泓水池，池上建著荷花亭，抄手走廊橫貫其上，水池西角有三塊高低錯落、兩人高的假山置石。這池塘的水是活水，在低凹處儲水，再由翻水車運到高處，形成源源不斷的小型瀑布。

池裏的菡萏開得正盛，荷葉間隙處，有幾尾肥大的金色錦鯉游得正歡暢，清風徐來，荷香繞鼻，水波潋灩，輕霧裊裊。假山置石與池塘、疊水、水口之間形成正蟠龍形的風水局。

正蟠龍形局寓意家藏金玉、福澤綿綿，是上好的風水局啊，商慈毫不錯眼環顧了一周，整個王府的風水都是極好的，並沒有發現哪些不妥的地方。

趁著商慈看風水的空檔，身旁的肅王妃不時和她搭著話。

「看不出來，姑娘年紀輕輕，竟然還懂風水？」

「我擅長的是相術，風水只是略懂一些……」

「我與王爺成親後便一直住在親王府，住了近十年，並沒有發現有什麼奇怪的地方，當初建親王府，用的都是御用的工匠，請得也是頗有名氣的風水先生，我聽王爺說，妳說親王府被人下了煞局？這……」

「要麼是請的風水先生有問題，要麼是工匠有問題，敢問王妃您與王爺成親十年來，是不是未曾有過子嗣？」

聞言，肅王妃的臉色頓時黯淡了一些，手指緊緊絞著帕子，蒼白的嘴唇有些抖，

「是……我與王爺成親十年，一直沒有懷孕，後來王爺又陸續地納過幾房小妾，皆無所出。有個妾室倒是懷上過一次，但是……」

肅王妃像是回想起了什麼恐怖的東西，眼底閃過厭惡和懼意，迅速岔開了話題，偏過頭衝商慈慘然一笑，「我和王爺都是喜愛孩子的人，這件事一直是我的一塊心病，這兩年來，我身子不大好，加上思子心切，想著實在不行就從旁支抱個孩子來養，但我和王爺還年輕，實在是不甘心。」

「說得多了，王爺大概也嫌我煩了，每次下了朝都臨近傍晚才回府……呵，想來也是，這偌大的王府一片死氣沉沉，若換做是我，也不想整日悶在這清冷的府中……」

商慈摸了摸鼻子，想安慰肅王妃卻不知從何開口，又該以什麼立場開口。方才肅王爺和她介紹自己的時候，肯定是省略了他們兩人認識的過程，不然肅王妃此刻也不會用這種推心置腹的語氣同自己說話。

換成任何一個重名節的女子，只怕寧願再死一次，也不願跟那尼姑庵扯上關係。不過商慈心大，她能死而復生，已經是天大的福氣了，哪還容得她挑剔醒來的時間地點。

這就如同商慈對那暴脾氣的肅王爺全無好感，明明王妃都身體抱恙，他不陪在夫人身邊照料，還跑出去尋花問柳，真是徹頭徹尾的爛人！

短短一日，比她過去十七年加起來都要驚心動魄，先是被裕王墓穴掉下的亂石砸死，後被師兄用北斗七星陣續命，醒來之後差點節操不保，現在還要幫這混蛋王爺解決生育問題……商慈想想就覺得心累。

忽然間，腦海中閃過一個白髮飄飛、盤膝而坐的身影，衣衫滿是血汗，參天星辰在他身上灑滿了細碎銀光，臉色蒼白如紙、眉眼含霜，像一座冰晶堆砌的雪人。商慈覺得鼻尖一陣陣地泛酸，不知師兄他……現在還好嗎？

在庭院裏逛了一圈，再次回到大堂，這時蕭懷崇派出去置辦物件的隨從回來了。隨從手中拎著個沉甸甸的包裹，躬身遞給蕭懷崇，「王爺，您要的東西。」

蕭懷崇側身，示意他交給商慈。

商慈接過打開一看，要的東西一樣不少，隨手拿起那件桃木羅盤，上手很輕，有一股若有似無的檀香氣，邊角沾著些許香灰，顯然是一件開過光的法器。

法器是指帶有某種氣場，會起到招財、辟邪、納福等特殊效用的器物。

法器又分先天法器和後天法器，先天法器是指天生帶有氣場，一般是由生來帶有靈氣、罕見的木材山石雕琢製作而成，如百年菩提、舍利子之類，存量稀少，可遇而不可求。而後天法器通常是指被佛教高僧開過光的器物，或者是經過高人們長期使用過的羅盤、佛珠等等，長年累月下來會漸漸自己形成一種氣場，只是效果通常比先天法器要差一些。

像商慈之前那只跟了她十年未離過身的袖珍羅盤，已達到了後天法器的入門標準，無論是方位堪輿還是尋龍點穴，比一般的羅盤更具穩定性和精確度。

商慈打量著這件羅盤，心想應是被某個高僧開過光，加上是桃木材質，有些辟邪的效用，不過對破煞沒什麼幫助，但也算是件不可多得的寶貝。

裝備齊全，接下來就該工作了。

商慈手捧羅盤，轉身對蕭懷崇道：「勞王爺引路，從東邊的屋子開始，我們逐個尋查，包括下人的房間，一間也不能放過。」王府整體的風水布局沒有問題，那這煞局定是隱蔽在某個不起眼的房屋內。

商慈全神貫注地盯著羅盤上的磁針，跟著蕭懷崇走馬觀花地穿廊過院，走到房屋前也不進去，只在門前逗留片刻，繼續去往下一間。

整個王府占地數十畝，走上一圈要耗費不少功夫，肅王妃身體抱恙，仍執意要跟著一起去看。

商慈本就不著急，為了照顧肅王妃，故意放慢了腳步。

王爺、肅王妃以及兩個隨從丫鬟同一個面生的女子，閒庭信步地在王府裏兜著圈，不少王府的下人們瞧著這場面，大感稀奇卻不敢湊近，只遠遠地觀望著，圍在一起，指指點點的低聲議論。

一炷香的時間過去，並沒有什麼進展。

眼見著就要走完最後幾間房，這時羅盤上的磁針幾不可見地往下沉了沉，商慈驟然停下腳步。

抬頭看著面前煙熏火燎、人聲嘈雜的矮房，商慈愣了愣，問道：「這裏是……灶屋？」

肅王妃順著她的目光看去，柔聲道：「是啊，現在已近西時，膳房裏的下人都在忙著準備膳食。」

膳房裏不時傳來清脆的鍋碗碰撞聲，刀剁砧板的沉悶聲響，柴火味混著飯菜的香氣從門縫中溢出來。

商慈推開虛掩的門，抬腳走了進去，可能是因為從事這行久了，她比尋常人更加敏感一些，剛走進灶屋，她就察覺到一絲不對勁，只是具體哪裏不對勁，她也說不上來，只覺得有股陰氣從腳下冒出。

灶屋裏的下人們分工明確，擇菜的擇菜、掌勺的掌勺，鍋灶燒得正旺，乾柴劈哩啪啦地炸著火星，一切都很正常，但是商慈在走進屋子的那一刻，心裏就能斷定，煞局就是在這兒沒錯了。

氣場這東西無處不在，哪怕封閉了五感，靜坐在空無一人的曠谷中和喧鬧市集中的感覺，終究是不一樣的，這灶屋裏人雖多，但給她的感覺不像是有人氣，反而有種在墓地墳頭的陰森感。

蕭懷崇見商慈的面色沉重，對正在幹活的下人們吩咐道：「都先別忙活了，出去吧。」

粗使婆子們不明就裏地相互對視一眼，低頭應了句是，紛紛放下手中的活計，走出了屋門。

商慈開始認真打量起灶屋的布局。

陽宅即活人住的宅子，反之，陰宅便是指墓地、安放棺材靈柩的地方。

陽宅按八卦原理可分為「乾、兌、離、震、巽、坎、艮、坤」等八種宅形，可簡單歸納為「東四宅」和「西四宅」兩大類，人同樣也被分為八種命形。

之前商慈就有詢問過蕭懷崇的八字，對應的是「艮」命，她對照著羅盤，心裏計算著方位，看了一眼鍋灶火門的開口方向，忽然就明白了什麼。

人們都把鍋灶當做小事，卻不知它其實是房宅風水中最重要的東西。這灶位的朝向如果對著主人年命的生氣方，就會有各種災厄發生。不過這座鍋爐的朝向更狠，王爺是艮命，灶口正對著巽位的絕命方，是存了心要滅王府的子嗣。

「姜姑娘，這灶屋……有什麼問題嗎？」肅王妃見她一直沉默不語，有些忐忑地詢問。

肅王妃與蕭懷崇都以為她姓姜，商慈也沒糾正這種小事，收起羅盤，直言道：「這鍋灶的朝向不對，是風水裏的大忌，會導致府中人丁損傷，孕婦多小產，就算生下來，多半也會是怪胎。」

聽見這話，蕭懷崇和肅王妃同時面露異色。

半晌後，肅王妃嘴唇微抖，眸光閃動，「怪不得、怪不得劉氏會……」撞見蕭懷崇警告的眼神才自知失言，連忙以手掩唇，嚥下梗在喉嚨裏的話。

蕭懷崇並非從沒有過孩子，三年前，妾室劉氏曾經誕下過一名男嬰。

那孩子生下來時骨瘦如柴，哭叫聲斷斷續續，像奶貓兒一樣，最要命的是接生婆子把他翻過身來，才發現那孩子竟然沒有魄門，臉都嚇得青了，至於請來的大夫見都沒見過這等怪事，當時手腳就軟了，更別提醫治。

後面也沒什麼可說的，只能吃而不能出，要麼是被漲死，要麼是被餓死，沒過兩天那孩子便腹大如斗，嚥氣了……

肅王妃至今想起那嬰兒的死相時還頭皮發麻，那孩子死時四肢瘦得皮包骨，肚皮卻圓滾滾得像個皮球，雙眼凹陷、渾身青紫，格外的淒慘……

早知如此，她當初還不如給劉氏灌一碗避子湯，免得那孩子來這世上白白遭了兩天罪，也給王府帶來了一場劫難。

這件事是王府的祕辛，當年負責接生的產婆和丫鬟都被蕭懷崇打發到莊子上。

劉氏因為這事至今還瘋瘋癲癲的，蕭懷崇顧念舊情，也憐劉氏孤苦，便讓她留了下來，只是終日禁足在那不大的院落裏，這輩子估計也就這樣了。

難道僅僅是因為鍋灶的朝向，就禍害了王府十年之久？商慈眯起眼，細細地觀察著屋內每一個不起眼的角落。

不，不可能這麼簡單！商慈在心中道，屋裏一定還有其他的東西在作祟。這煞局的手法並不算高明，純粹是在欺負王府裏沒有懂風水格局的內行人，所以這灶膛的方向很可能只是個障眼法，是用來掩蓋屋裏真正在害人的東西。

這純靠方位擺放的煞局很容易被破壞，而且威力也不會這麼大，必須要有個鎮煞的東西提供源源不斷的陰氣，維持這個煞局，如果僅僅是把這灶臺拆了，換到合適的位置，只要不找出那關鍵的東西，王府的「詛咒」仍會繼續存在。

這種時候羅盤是派不上什麼用場的，只能是地毯式地搜索。

為掩人耳目，那東西一定不大，而且必定是藏在平時下人們觸碰不到的地方。思及此，商慈走到屋子的正中央時下意識的一抬頭，瞧見那被油煙熏得烏漆抹黑的房梁，眼神驀地一亮。「王爺，麻煩叫人拿把梯子過來。」

蕭懷崇猜到她許是發現了什麼，連忙差人去取梯子。

須臾，梯子取來了，商慈恐高，順勢對那搬梯子的隨從道：「你去看看房梁上是不是藏了什麼東西。」

那隨從搭好梯子爬上去，不一會真的摸下一塊用紅色油布包裹得方方正正的匣子，隨著隨從取下包裹，房梁上積攢的灰塵也簌簌地向下落。

油布包被送到商慈面前，就見上面沾了一層油垢灰塵，想必已被擱置在上面很多年了。

商慈皺了皺眉，「我建議你們還是不要打開看了，免得被噁心到……」

她話還未說完，只見蕭懷崇已經手快地扯開了紅油布，匣子應聲而開，待看清那盒子裏裝的物品，在場人全部倒吸一口涼氣。

肅王妃更是瞪圓了眼，尖叫一聲，連退了數步。

蕭懷崇臉黑如鍋底，捧著那盒子，丟也不是，不丟也不是。

匣子一打開，撲面而來的是一股腐爛的惡臭，令人作嘔，匣內是一團黑乎乎的不明物體，仔細打量那輪廓，勉強能分辨出是一具嬰兒的骨骸。

屍體像是被用什麼藥物特殊處理過，這麼多年了，身上的肉還沒全部爛掉，而是像風乾了一樣，乾巴巴地附著在骨頭上，嬰兒的四肢緊緊蜷縮在一塊，不像是自然死亡。

除了這具屍體，裏頭還有一小撮用紅繩捆綁的頭髮，幾片不知道是什麼動物身上的鱗片，以及一張皺巴巴的黃符紙，因為匣子內潮濕不透氣，紙上的字體有些模糊不清，但還是能看出來，上面寫著的是蕭懷崇的生辰八字。

「這撮頭髮應是王爺您的，這鱗片看著是某種蛇鱗，至於這死嬰，應是活生生地被人拿藥物浸泡致死，所以才會有這麼大的陰氣。」

商慈也搞不明白這幾樣東西湊在一起是個什麼說法，不過可以肯定的是，這玩意是害人的。

蕭懷崇終於繃不住，偏頭乾嘔了兩聲。

匣子被封了十年，存留下來的都是「精華」，散發出來的屍氣吸上一口都夠噏的，商慈見了，抬手把盒蓋打下，連同那紅油布扯過來，轉身塞進剛從梯子上下來、那倒楣隨從手裏，「拿去燒了吧，記著，燒完後把燒剩下的渣渣埋進地下，上面撒些墳頭土。」

東西離了手，蕭懷崇的臉色緩和了些，但還是頂著一張臭臉，眄了還杵在那兒不動的隨從一眼，「還不快去！」

肅王妃撫著胸口，平復了半天才上前攔住蕭懷崇的衣襬，眼眶發紅，哽咽地道：「王爺，府裏怎麼會有這種東西……整整十年啊，設這煞局的人是何其歹毒的心思，是鐵了心要我們王府絕後。」

王府的奴僕少說也有上百人，想要趁周圍的人不注意，溜進王爺寢室，從篋梳上弄來幾根頭髮也並非難事，而且時隔這麼多年，現在根本無從查起。

他在朝中樹敵不少，兄弟手足亦不可信，當初建造王府，經手的全是御用的工匠，所以這事甚至有可能是那位屬意……

蕭懷崇閉上眼，努力壓制幾欲發狂的怒氣，緊握著的拳頭骨節發白。

常言雖道，父債子償。可是他那生下來就殘疾、短短兩天就夭折的孩子，還沒來得及好好看看這個世界，他造下的孽果，怎麼也輪不到那無辜的孩子身上啊，他如何能不恨，如何能不惱？

商慈並不關心他們這些皇親貴冑間的恩怨糾葛，她的工作是拿人錢財替人消災，別的她沒有立場過問，也沒興趣過問。於是也不顧此刻這混蛋王爺的心情有多複雜，臉色有多難看，她按部就班開始善後。

處理煞氣的方法大抵歸為三種——

第一種是鎮壓法，採用一些特殊的山石、桃木、兵器、符籙，或是大師開過光的法器，強制改變氣場，不過這種鎮壓法治標不治本，一般也就維持個幾年、幾十年，待煞氣堆疊凝聚，最終還是會衝破鎮壓的氣場，反覆害人。

第二種為移化法，通常用石板篆刻太極圖陣以及一些其他陣法置於地下，尤其是太極圖，具有吸納一切不良煞氣的力量，將煞氣轉化成對人體無害的氣場。

第三種叫改源法，尋找到煞氣的源頭，改變周邊的環境，從根本上解決，一勞永逸。唯一的缺點是此法造價成本太高，只適用於小型府邸，如果是山水間的煞局，總不能將山頭鏟了，水坑填平吧，且大動土木也是不吉。

從目前的情形來看，鎮煞的毒瘤已經拔了，整個灶屋不大，把鍋灶的朝向掉換，外加多添一堵牆，並不是個大工程，所以商慈思來想去，覺得還是改源法最合適。

「把鍋灶裏正燉著的飯菜都丟棄了，舊爐灶給扒了，新建的鍋灶位置要壓本命之破軍方，火門要對著乾位天醫方，子女不但減病，亦能保壽……」商慈一邊在屋裏踱步，一邊比手。

蕭懷崇和肅王妃心中雖然百味雜陳，仍盡力集中精神，認真聽著商慈的話，他們不懂什麼是乾位破軍方，只牢牢記著她手指過的地方。

要換做以前，有人跟他們說改變一下灶屋的格局就能解決生孩子的問題，他們是打死也不信的，但如今事實擺在眼前，也容不得他們不信了。

那匣子中的嬰兒屍首太過可怖，在王府重修了灶屋後，肅王妃心裏終究有些惴惴不安，所以又去了京城第一寺廟白馬寺上香祈福，外加求了尊鎮宅的關公像，不過這都是後話了。